

云南粑粑

□小茹

走马
天下

粑粑,是方言,在云南指的是面饼类食物。云南有各式各样的粑粑,命名不一。食材、制作方法、节日……皆可成为粑粑的定语。

在昆明翠湖湖畔,我吃过一次摩登粑粑。面皮盘成了螺旋样,像一只金黄色的棒棒糖。汪曾祺在《昆明的吃食》一文中提到过这种粑粑,说是用松毛烤的,带有一种松针的香味。汪老说当年西南联大女生很爱去凤鸢街,吃这种外酥里软的粑粑,昆明人叫女大学生为“摩登”,于是这种面饼就被叫成了“摩登粑粑”。吃着摩登粑粑,恍惚觉得自己也摩登了起来。

在翠湖湖畔,我还品尝过云南的一种特色包子——破酥包。这种包子是用油和面做出来的,“破”字是指包子蒸出来时表皮破了很多裂口。虽然卖相不太好看,破酥包子却很好吃。后来,去大理,在喜洲古镇,看到很多铺子在卖喜洲破酥粑粑。因为名字里也带有“破酥”二字,我便特意观察了一下制作方法。这种粑粑也是用油和面,烤制时再刷上几层油,直至烤得层次分明,通体酥软,内馅亦可甜可咸。因表皮也破有很多裂口,所以叫作“破酥粑粑”。在大理古镇里逛街,不必讲究繁文缛节,手拿刚出炉的热乎乎的破酥粑粑,边走边吃、边吃边逛,才能体味到云南“既好吃又好看”的好味道。

云南风景迷人,自然景观颇多。具有独特地质地貌的腾冲,遍布火山遗迹,当地便衍生出了一道特色美食叫:火山石烧烤。在和顺古镇我吃过一次火山石烧烤,将肉肉们放在火山石板上烤得滋滋啦啦响,味蕾就随着香气啪嗒啪嗒打开。吃烧烤,肉类食物通常会点得比较多,于是主食就点了清淡的饵块粑粑来调和一番。把切成扇形的饵块粑粑,放在火山石上烤一烤,直至烤得微黄,蘸上调料,便可以解肉的肥腻之感。

在腾冲和顺的一间农家乐里,我还吃到一种苞谷粑粑。苞谷就是玉米,用青绿的苞谷叶包住米粉,裹成三角形,放在锅里蒸,蒸好的苞谷粑粑变成金黄色,带有玉米的香味,糯糯的,非常合我的口味,一顿吃掉了四个。

缅甸距离腾冲不远,腾冲街头,看到不少缅甸人在卖一种缅甸甩粑粑。去腾冲大剧院观看《梦幻腾冲》。开场前,看到剧院对面,一对缅甸夫妻正在卖甩粑粑。甩粑粑的“甩”字,指的是制作时的动作,将揉好的面团朝顺时针方向用力甩几次,甩成圆形,粑粑的面皮就做好了。包上或甜或咸的内馅,切成块状,盛入快餐盒,插上几根牙签,一份风味快餐美食就大功告成了。点了一只香肠馅的咸味甩粑粑,进剧院前,呼啸吃掉一盒子,云南真是面食控的天堂。

也还记得在上海的山人瑶餐馆里,吃过一款泼水粑粑。用绿色的芭蕉叶包裹成立方体形状,既有糯米的香味,又有芭蕉叶的清香。顾名思义,这款粑粑是为“泼水节”准备的,它是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特色小吃。吃一块泼水粑粑,玩一会儿泼水游戏,想来德宏的泼水节一定很好玩吧?不由对德宏心驰神往了。

小憩
瞿超

“狗摇尾巴的幅度都不一样”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:

见信好。真感谢王先生的厚意,也代白小姐致谢忱。写字画画,一看小时候的培养,也赖年长后的从容心境。今年六月,我总算在陋室安置了稍宽展的工作台,想着应该练字,到底太忙,结果连砚台也没翻出来,更不用说画画儿了。

此刻又是在电车里给你回信,现在天还没有亮,正在去大阪上第一节课的路上。之前的网课再麻烦,好在不需要早起赶路。京都都是静谧且适于养老的地方,在市区内住着没什么,去外地则不太方便。要说宜居,还是交通更便捷、生活设施更丰富的大阪好些。只是住惯了京都,很不容易离开。

十月之后,这里的生活大致恢复如前,红叶季已开始,博物馆忙着秋季展览,街上每天都热闹。商场里早早放出了圣诞树,催人整顿年末心绪。电车驶出丹波桥,就到了地面。木津川澄净的秋水中央露出几块洁白的小沙洲,植物从河滩上一一直铺展到水边,颜色还是碧绿。有一团一团的银白,是沾了露水而垂下头的芒草花。大阪在京都的西南方向,因而太阳正从左手偏后方缓缓升起,辉煌又安宁的金色,右手边的群山被照亮,稍稍浮着水汽的天空映出薄薄的蓝色。山坳与平地上接连耸立起巍巍的电线塔,涂着朱红与白色。民居院落里最醒目是

鸿归云深处

□马国福

黄昏时分,乘坐飞机,透过窗户,在几千米高空看到地面上看不到的奇观。云层中翻滚着一层层绯红、赫红、绛红、紫色、赤色、橙色,仿佛天庭的色彩博览会。缤纷炫目,如高贵的琼浆,真有想舀一瓢喝下去的冲动。云在聚众赌博,赌一种色彩和气势,赌输了,就各自暗淡飘散,云游世界,如出家人一样,云是岑寂的。

云层密集又分散,光在其中跋涉和穿越。光是宇宙里最不知疲倦的旅人和朝圣者。他全年365天无休,背负着太阳的教导和笃定信念,到人间去敲门布道,宣讲如何成为一个受人欢喜的暖男。光不容易,光是岑寂的。

柿树与橘树的果子。如果天天出门上课,可能也不觉新鲜,会像车上大多数上班族那样阖目休憩。而我就这样呆呆看了一路的风景。

京都与大阪之间有不少卫星城,上班族聚居于此,这些地方的车站总挤满了人。太阳已升得很高,车行至大阪境内,换了去鹤桥方向的国铁,途经大阪城公园,极目处尽是各色秋树。鹤桥是韩裔聚集地,有韩国城,我经常路过,却总没空去逛。早上赶路去上课当然来不及,下午回去路上,已疲惫不堪,也绝无精力停留。远远看到鹤桥站附近林立的韩国烤肉店招牌,人群熙攘,自己不能过去闲逛,确实很遗憾。高岛屋地下商场偶尔有鹤桥的泡菜店出摊,味道很好。自从读了李敏金的小说《柏青哥》,凡遇到鹤桥泡菜,总会想起顺子的故事。不知你有没有读过这部小说?电视剧好像也快拍出来了。

从鹤桥站出来,还要换近铁线,才能抵达我工作的大学。本地重要的铁路线有京阪、阪急、近铁、国铁(JR)。国铁主要连接各大城市,像滋贺这种铁路线不太发达的地方,也基本靠国铁。京阪和阪急则是京都、大阪、神户等关西重要都市之间的联络通道。京阪线始发站在出町柳,阪急始发站在四条河原町,因而我总觉得京阪更亲民,阪急更有都市繁华之感。有一年夏天刮大台风,路线老旧的国铁早早

停运,车站滞留旅客甚众。人们纷纷转乘乘风破浪的京阪或阪急。至于近铁,即近畿铁道,连通近畿各大城市,线路似乎更多分布于奈良,因京阪神三地之间已有相当丰富的铁路线。若从京都去奈良,坐国铁固然可以,但最方便的还是近铁。从丹波桥站出发,一路南行,在大和西大寺换乘往东,就到了奈良。若继续南行,就是野趣盎然的药师寺、飞鸟寺。若往西去,则是三重县地区。不过在关西人的地理观中,三重似乎被遗忘了,提起近畿,主要指京阪神与滋贺、和歌山地区,三重在经济上更接近名古屋工商业圈。至于名古屋人,则心理上更趋近东京,眼光一般不会投向西边。有意思的是,我也有强烈的“近畿”意识,最熟悉京都,对奈良、滋贺、和歌山怀着莫名的乡愁,认为西边的城市更亲切,哪怕远至九州,心理上也有某种亲近。而东行电车一出滋贺,好比进入了异国,用一位本地阿姨的话说,“关东的狗摇尾巴的幅度都不一样”。至于东北地区,更是从未去过。这种观念源于何处?大概是自然风土的潜移默化,地理决定了人群的分布,影响了历史的走向,从而塑造人们的地理观。

闲谈至此,目的地也快到了。信就写到这里,祝你一切都好。

松如
辛丑良月十八京都
通信玉兰
一瓣

云端岑寂、草木岑寂。岑寂的心在同一个频率上,触摸着这个世界的心跳和秩序,感知冷暖与酸甜。

世界缤纷,尚有岑寂在野;人间沸腾,倍觉岑寂可贵。在一个不稀缺热闹的世界里,让我们如一朵云躲进天空之城,隐身分离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赫兹频率;如一滴水悄然渗入泥土,撼动沉睡的种子,用一片幼芽的刀剑劈开阳光的通道,让美和诗住下来。习惯于匍匐与屈膝的人们,当我们困顿的时候,不妨去登高望远,看看那些高处的云如何透析人间尘埃,看看那些远方的风,如何不争不妒,独自前行寻找属于自己的岑寂世界。

从故乡到他乡,我们在苍茫宇宙穿行。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,各自孤独成为一个渺小的世界,成为一只苍茫空间里的飞鸿。我们彼此独立而又依附,现代科技的力量让我们在高空看到地面上看不到的一切,我们终于知道,面对头顶的浩瀚世界,自己是多么的浅薄与无知。当手机关机,切断与人间的牵连,我们仿佛成为世界的孤儿,从不同的经纬度移动,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靠近,脱离地面的我们在另一个世界是岑寂的。岑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吧?谁也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岛屿,而是一个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。

荒凉岑寂、苍茫岑寂、山川岑寂,